

碧野著

北方的原野

戰地
報告
叢刊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野原的方北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十五日（漢）初版

發行額：五〇〇〇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碧野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廣州·重慶·上海· 梧州·宜昌·
分店：	武昌·西安·洛陽· 長沙·漢中·桂林· 成都·許昌·昆明·

▲每冊實價一角八分▼

出版物：第〇一二六號
乙項：第一一九號

北方的原野

目錄

一	一支火箭	一
二	血轍	二二
三	牛車上的病號	四一
四	午汲的高原	六二

北方的原野

一支火箭

像一支驟急的火箭，同志們邁開脚步，向黑暗的原野往回跑……

白天，全個部隊向着滹沱河退却，誘敵深入那山巒和森林密佈的行唐。據偵探兵的報告，敵的騎兵隊已經到達那個受誘線——行唐，因此，從北平血戰出來的，受有幾十次戰鬥血禮的學生大隊，最先接到向行唐回擊的命令。

雨後的原野滑溜溜的，同志們抖顫着雨淋濕了的身子，沿着田塍行進，把刺刀上在槍尖上，把行軍囊和子彈帶緊緊地纏在身上，全個隊伍不使有一點聲息發出來；只有那脚下的泥濘唧咕——唧咕——單調地响着。

夜，黑茫茫的一片。同志們一半在跳，一半在滑行，因為恐怕被敵人預先發覺，連一盞馬燈都不敢點。隊伍的前頭，是由一個當地農民出身的老游擊隊員引路。嘩啦——不知誰碰着了一棵小樹，停留在枝葉上的雨水一齊震落下來，打在後邊的同志們的身上，一股微細的咒罵聲飄了出來：

「媽的，身子早給淋濕了，我們可還要來洗這噴篷澡呵！」

輕微的罵聲很快地就溶沒在黑暗中，又是一陣緊張和靜默，泥濘的唧咕聲……

接着，隊伍爬出了田塍，走上一條亂石峻峻的斜坡路。

一陣隱忽的蹄馬聲傳過來，半分鐘後在我們隊伍的後邊追上來幾匹馬。

「急進！輕騎隊和手槍隊，已經分左右兩翼包圍上去了。同志們，在五更前……」鋼鐵般堅強的嗓音從戰馬上投擊下來，這顯然是司令和着他的護從追

上來了。

隊伍前頭的那個老游擊隊員，蹣跚下斜坡，熟練地在野路上飛開了脚步，跟在他後面的同志們，喘着氣，簡直在賽跑，胸前的手榴彈和背上的來福槍，一下下地敲打着身子；但是這個嚴重的命令在催使着他們，還有那猛烈的鬥爭的火在耀引着他們……

東方漏出一絲淡光，帶着雨意的雲朵還擁擠着天體。

幾百個同志已經隱伏在這山巒的後邊，輕騎隊和手槍隊是埋伏在距這兩里半遠的北邊的那座山嶺，從早晨的微熹中，可以辨認出這山後敵人的騎兵隊已經巡邏過了，馬蹄鐵的彎痕，深深地印在鬆滑的山土上。

哨兵在山後的岩石上伸出了半個頭，向着山前的下邊探望。

半山腰裏的叢樹，和窪谷裏的白楊林，披繞着濛白的雨霧，那連接着山脚的

蕎麥田，蕎麥開放着白花，在雨露中擴坦開去，靜靜地吻連着那條彎曲的沙河。在白楊林和古槐的密葉中，透露出行唐的一片黃土城垣，倨傲地踞立在原野上……

雨後陰寒的風，夾着城裏的一下兩下稀落的槍聲吹上山來。

從闊葉樹的後邊，哨兵們很清晰地望見那黑洞洞的城門開處，十幾個敵騎兵走了出來，後面用繩子牽着一些農民。敵騎兵們從馬背上翻下來，然後把用繩子牽着的農民，一個個地縛在每一匹馬的馬肚帶下，農民們驚慌地亂跳着，哭喊着，敵騎兵們用硬靴踢着他們，怪聲的咆哮着……

很快地，敵騎兵們躍上了馬背，那個守城門的矮個子，拔出了手槍朝天一放拍——十幾匹馬一齊奔騰起來，向着遠方的田野飛跑了。被縛在馬肚下的那些農民們，顫聲地哀號着，拖在地上，拖過了田塍，拖過了水坑，拖過了亂石子路……

一忽兒，那十幾匹馬跑回來，接着又吐着口沫和粗氣往原先的路上奔馳去

了，所過的地方是一片紫黑色。拖在馬後的農民們不再哀號了，靜靜地隨着馬蹄在田野上起落着，滾蕩着……

「幹這些他媽的黑屍滑出來的毒心狗！」一個吊眼粗眉毛，腮絡鬚子的哨兵，吼叫了起來，解下胸前的手榴彈，就想往山下奔投去。

「別焦急，同志。等不到半晌，就要叫那些惡狼吃吃咱們的大刀片！」那個昨天夜裏在隊伍前頭引路的老游擊隊員，拍着背上的大刀，一把拉住腮絡鬚子的哨兵。

「怎麼紅旗還不掛起來呢？……」腮絡鬚子的哨兵咬着牙齒，氣咻咻地說。是的，這次反襲的記號：一面紅旗！只要那面紅旗在黃土的城垣上一舞動，血的鬥爭就開始了：他們會像山瀑般的沖下山去，和着隱藏在城裏的游擊隊員和農民們一齊發動，內外夾攻，要使五六百個敵騎兵的馬腿，一齊斷落在行唐城內！

那十幾匹馬又跑回來了，可是這次的回來，已經看不見拖在馬後邊的農民們了。

敵騎兵們勒慢了馬，從守城門的矮個子鬼兵手裏接過好幾瓶酒來，在馬背上輪流地飲着，迸發出一陣刺耳的怪笑……

敵騎兵走進城裏去，城門又關上了，黑洞洞地。

又是一下兩下稀落的槍聲，從城垣裏飄出來。淡白的雨霧，在林梢，蕎麥地，山脚，輕輕地流蕩着，抖慄着……

山上的幾百顆心燃燒着憤恨和復仇的火，劇烈地震跳着。手在抖動，槍也在抖動，槍尖上的刺刀閃耀着亮光。

有些同志在叢林的濃蔭中，偷偷地爬到山左邊拐彎的地方，喝着水坑裏的混和着泥沙的泉水，一邊解下腰裏的裝滿了一長布袋的炒米，大口地咀嚼着；然

後又沿着叢林的濃蔭爬回到原來的山上。

輕唱：

一塊岩石後邊傳出來低而細脆的女同志的笑聲，中間夾雜着一道男音的

麥子結實呵，

穗駝駝，

年到三十呵，

無老婆。

.....

「唉，你這鬼！」

「不理他這壞東西，他老對着我們唱這下流的歌。」

女同志們的嬌嗔的罵聲飛了起來。

「唉，你們這些女人真是！連我唱隻小調的自由都沒有……好吧，我就唱！」

胭脂河的流水呵，

淚沱沱，

爺娘妻子呵，

無米下鍋……

帶着歌的尾聲走出岩石來的，正是那個吊眼濃眉，腮絡鬚子的哨兵。

「黑虎，你不好好的放哨，鬧什麼！」司令騎着赤色戰馬，從對面的林蔭後跑

出來。

「呵哈。我呵，我黑虎正和貓兒們玩哩。」腮絡鬚子的哨兵拍地立正了，肩上的刺刀在空中搖擺了一下。

「貓兒？」司令困惑地搖搖頭，騎着馬走到岩石後去。

當司令看見幾個女同志爬伏在地上，把來福槍對準山脚，兩眼注視着山下的遠處，他感動地說：

「累嗎？好同志們。」

「不，司令。」那幾個女同志微驚地回轉頭來，當她們一瞥見是一匹赤馬，她們的兩頰上浮泛出美麗而堅決的紅光。

「仔細望着那城頭上有沒有紅旗！」

「是。」

黑虎回來了。他扭動着他的毛茸茸的黑臉膛，做着鬼臉。

他從肩上摘下槍來，慢慢地，在女同志的中間躺了下去，先把槍架好，然後從油漬的軍衣裏掏出兩個黑饅饅來：

「當你們和司令打交道的時候，哼，俺就摸到石洞裏偷出這兩個傢伙來……」

接着他把黑饅饅分給女同志們。

受飢餓扭絞着肚子的女同志們，再也不顧羞恥大口地嚼起黑饅饅來了。

吃完了，女同志們晒晒嘴唇，柔媚地望着黑虎的英勇的側影，她們輕聲地笑着……

雨霧逐漸稀淡了。二里半遠的那座隱伏有我們的輕騎隊和手槍隊的山嶺，清楚地呈顯出一個雄大的輪廓，被一陣亮似一陣的眼光映照出一脈蒼翠翠的

彩色。那矗立在原野上的黃土城垣，曠坦的蕎麥地，彎曲的沙河，濃密的白楊林，槐……清朗地在雲光下閃跳着。

中午的時分了。

「紅旗！」黑虎銳利的吊眼，最先發見那黃土的城垣上左右舞動着的一支紅旗。

像一球照灼大地，山岳的神火，小紅旗在城頭上不停地招展着，發出無聲的吶喊——它，呼應着鬥爭，引發血的奔迸！

一陣激烈的槍聲從城垣上傳來了，那支紅旗——鬥爭的神火，從這個城角飛奔到那個城角，又從那個城角飛奔到這個城角……

一隊弩馬奔躍在城頭上，和着那支紅旗角鬥了起來，那游擊隊員和農民的手，正在旗下舉起來，放着繁密的槍聲……

「衝同志們！」黑虎抱着槍桿第一個滾下山去，他一邊滾一邊在招呼着後邊的女同志：

「兩臂抱着胸，帶着槍滾！」

悲壯的衝鋒號響了，隊伍像山洪般的往山脚沖瀉了，掀捲起宏壯的吼聲，衝落巖堆，衝落山澗，衝落叢林，衝落峭壁……司令的赤色戰馬領着其他的馬隊最先衝落到山窪，一躍便在蕎麥地上狂馳了。

有一個同志，捉住司令的馬尾巴，兩腿夾在躍動的馬腿上，跳蕩着身子隨着赤馬狂馳去了。

「嗚哇，殺！」

衝鋒號聲一陣緊似一陣地吹着，飛過叢林，飛過蕎麥地，催激着戰士們的劇跳着的心……

騎在馬背上的號長，又把喇叭嘴貼上了嘴唇：

——的打打的——打打的——的的！

「衝呵！嗚哇，殺！」

從對面的山頭上，那翠綠的山樹間，輕騎隊的赤的，白的，黑的馬羣涵湧地衝下來，像飛瀑，像投劍……

從另一個山腰裏，繞出來手槍隊的同志們，他們像一羣兇猛的野獸，一邊吶喊一邊放着槍：

拍落——拍落落——

司令帶領的學生隊，輕騎隊，手槍隊，在十分鐘內，一齊匯流在寬廣的蕎麥地中了，衝激着，吶喊着。翻滾過蕎麥地，像一陣狂風，發出蠻大的力，把白茫茫的蕎麥田掀起一個個巨浪。隨着驟急的衝鋒號聲，大隊蕩過了流動的沙河，穿過了滿佈

着荆棘的叢林，漸漸地迫近了城根……

同志們像一大羣惡鬥的野獸，圓睜着充血的眼球，彎着身子撲近城根邊，從背上拔出大刀，從胸前解下手榴彈，冒着城角上的兇猛地發着火力的機關槍滾過去，機關槍彈落在地上，迸濺起一縷縷塵煙。當同志們一望見那城頭上的農民們飛躍着身子和敵人搏鬥的英武姿影，和那一面在槍煙中飄動的鮮豔紅旗，大家便更勇敢地攻往城根邊，握着手榴彈滾近城門……

「同志們，使勁攻呵！」城頭上跳動着的游擊隊員和農民們高聲地呼喊著。

「衝呵，殺！」城腳上的同志們一齊怒吼着回應。

這樣在來福槍嘖嘖啦啦的響聲中，在手槍的拍拍的響聲中，交雜着機關槍的噠噠噠的威鳴，彈殼到處飛跳着，彈煙和塵花隨風飄蕩在原野上，城頭上，林梢……同志們扭動着黑臉，在彈煙和塵花的迷茫中奮勇地滾在地上放着槍。

一個巨大的黑影，在城角上一閃躍，接着一聲手榴彈的吭然的巨響，城角上的那挺敵人的機關槍突然停熄了，啞然地冒着一縷餘煙……

敵人失掉了最大的火力，慌亂地放起馬槍來，暴烈的馬槍聲震蕩着空間。敵人的馬隊驚惶地蹣跚跳着，悲聲地嘶叫着。

「同志們，攻呵，不要放走鬼子的一隻馬！」

「殺呵，殺他個兔子竄！」

城門被十幾個農民打開了。忽然一隊馬隊湧地衝出來，農民們急忙地回轉身去，舉起紅纓槍和握着雪亮的馬刀的敵騎兵搏鬥起來。敵人的馬匹受到這奇突的襲擊，一齊用後腳站起來，悲烈地嘶鳴着。

一隊同志奔上去，揮着大刀幫同農民們和敵騎兵搏鬥。敵人的弩馬來回地衝撞着，鋒利的馬刀在空中飛閃着白光，呼呼地叫嘯着。一個農民被劈倒了，接着

又有兩支紅纓槍被劈斷，鐵槍頭一直飛跳到丈開遠……：

同志們跳了開來，舉起手溜彈，向着農民們大聲地呼喝着：

「走開！」

敵騎兵們驚慌地勒回馬頭，正預備往後逃跑，突然好幾顆手榴彈接連地爆炸起來：

吭唧——吭唧唧——

巨大的戰馬巍然地倒在地上，敵騎兵們暴露着牙齒躺在城門邊，還有幾匹重傷的馬匹，在紫紅的熱噴噴的血泊中抽搐着四蹄……：

「嗚哇，衝！」一聲震撼大野的吶喊，同志們像浪濤般的沖撲進城裏去了。

在廣場，在街角，在池塘邊……：飛閃過敵騎兵的慌張的馬影，和那在馬背上亂放着馬槍的飄忽的身影；死滅在追逐着他們，隨便都可以聽見敵人的戰馬的

顫慄的哀鳴……

一隊持着紅纓槍和大僕刀的農民們，從一座石橋飛奔過去了，接着又有一隊捏着手槍的游擊隊員穿過池塘邊的樹林，他們正在用最大的勇敢殲滅着殘敵……

暮靄從四面的山巒蕩下來，流過蕎麥地，白楊林，槐木林，野棗林，悄悄地爬進黃土的城垣，把整個行唐的市街遮上一層黯灰色。

巷戰後的行唐，隨處都倒臥着死去的，或受傷抽搐着的戰馬，金星肩章的敵騎兵的屍首，雪亮的馬刀和笨重的鋼盔掉落在一邊。在池塘邊，仰臥着兩匹重傷的馬，爲了過分的痛苦，用它那滿噴着白沫的大嘴，嚙咬着半段身子倒進水裏去的它的主人……在一片樹林裏，有十幾個少婦又開赤裸裸的大腿死去，到處都有紫腥的血點，和那被馬刀劈出來的嬰孩們的白色腦漿……飢餓的野狗們，

一羣羣地伸長着血紅的舌頭，到處亂跑，嗅着，舐着，嚙食着……

黑虎從一個農婦的手裏接過一片白布來，咬着牙根纏裹着他受了傷的頭，鮮血從裹着的白布滲透出來，繼續流落耳根。他的腰間掛着兩把馬刀，其他的三支馬刀都贈送給站在他旁邊的女同志了。

每次，黑虎總愛惜着敵人的戰馬。每次，當他和敵騎兵搏鬥的時候，總是把健壯的身軀往上撲躍，對準馬背上的敵人砍殺……

現在，他的手裏牽着四匹從敵人的手裏奪過來的高大的戰馬。他忘記了頭上受傷的痛苦，裂着大嘴巴笑。他順手拍拍一匹大斑馬的頭鬃，啞着嗓音說：

「這些馬兒們是無陰罪的。你們瞧——」他把黑筋凸顯的手往城樓邊的草地上一指。草地上正有一匹忘去被虜的痛苦的本國馬，和着司令的那匹赤色戰馬在嬉戲角逐。

「中國馬和日本馬原來都像兄弟般的，就是日本兵呵，心狠……」

一個女同志不知從那裏剝下來一大堆金閃閃的肩章，含着笑一顆一顆地替黑虎別在胸上。

「這是肩章呵！」另外一個長頭髮的女同志叫了起來。

「有啥關係呢？爲了尊敬我們的英雄，我就找來了身邊所能夠找到的這些頂閃亮的東西。」

黑虎低着頭望着胸前的一大排亮閃閃的金章，他嘎聲地笑了。

「謝謝，好同志們。」說着，他把身子一躍就翻上了那匹斑馬的背部。然後叫女同志們騎那另外的幾匹馬，站在旁邊發笑的農民們，把女同志們扶上了馬背。於是他們沿着石橋下的小溪走了。他們在唱着一支歡躍的歌，歌聲漸遠，他們那抖動在馬背上的姿影也慢慢地消失在灰色的暮霧中。

夜，帶來了水般的寒涼。

廣場上，燃燒着幾堆野火，濕樹枝在火中爆跳着，冒出噲辣的濃煙。廣場四周的林木，被火光灼照得閃閃地發亮。同志們圍坐在廣場上，靜靜地談論着今天的血戰的經過。他們正預備利用這安閑的夜，休憩他們的過於勞頓的心靈和軀體……

野火的光影中，遠處碉堡上的哨兵，在輕輕蠕動着黑影。

一部份搬運隊的同志，把殉難的同志們，從很遠的地方抬到廣場上來，停放在廣場中央的那面白天在城頭上飄動的紅旗的底下。那面旗在夜風中飛捲着，被野火照得更紅豔了。死去的同志們的臉孔安祥地仰向天空，靜靜地等待着革命的祭禮……

司令命令把那幾匹已經宰好了的馬抬進人圈裏來。在一陣繁密的槍聲中，

祭禮開始了……

圍坐在廣場上的游擊隊員，農民們，婦女和兒童……都一齊起立。在司令的悲沉的的祭文中，衆人的心在痛疚地顫慄着。

「你們降生在這苦難的田原，你們仍爲苦難的祖國死去！你們丟下了同志，丟下了你們年青的妻，丟下了孤苦的孩兒！伴着雲天和草野長眠……」

司令的聲音嗚咽了。婦女們在人羣中低泣，孩子們在母親的懷裏嚶嚶地哀啼，大人們低頭嘆息……

「留在你們後邊未死的同志們，誓用你們頭上的那面血旗，招引着你們的英魂，保衛廣大的土地，孤苦的妻和兒，長征在山野間……」司令用悲沉而堅決的聲音結束了這段血祭。

同志們用刺刀把祭馬的肉一塊塊地割下來，拋進野火堆裏。火舌兇猛地舐

食着馬肉，發散出一種焦香……

一支歌聲從野火堆邊飄起，很快地整個廣場都飛蕩起浪般巨壯的戰歌，飛上夜空，飄過叢林，流蕩到原野上：

戰，戰，戰！

戰到勝利的明天……

血 轍

小小的村莊浸進野棗和梨木林的綠海中，輕輕地在風中蕩漾。

那起伏在村莊外的山嶺，飄動着一支飛瀑，在太陽光下，和着那些半山上的

雲崗岩，閃出白燦燦的亮輝。

幾個上身穿着汗衫，腰間掛着馬刀，拖着皮靴的日本兵，牽着兩匹白馬，從村外的牧場上回來。他們一邊用馬鞭打着靴筒，一邊跳動着上嘴唇的小鬚髭朗聲地笑着。接着他們牽着馬走進樹林裏去了，從樹林裏窺望着林外溪流邊的女人，用淫穢的聲調喊咕喊咕地唱着日本歌：

回首櫻花紅，

海邊涼浴伴情孃。……

這裏可以聽見東長壽車站的日木兵運糧食和槍藥的頻繁汽笛聲，和那轆轤地嚮的火車輪輾滾過鐵軌的聲音。在一個多星期前，這個小小的村莊已經被

敵人佔有了——這平靜的村莊，起了一個波動。

農民們躲藏在草屋子裏，聽着風吹樹葉的聲音，心裏暗暗地在惴惴，在顫慄……誰也不敢輕易到田裏去做活，任田園在枯萎，菜圃在熟爛。間或有幾個女人偷偷地爬進地裏，拔出一些紅蘿蔔和薯根，到溪流邊洗滌了一下，便又急急地回來。

一個黃昏，像血般紅的雲霞，蓋住村子的西邊天，把野棗林，梨木林，牛圈，草屋，池沼，草場……塗抹上一層深紅的色調。

轟轟地兩輛軍用載重汽車爬進村子裏來了，嘯的一聲停在廣場上。一個穿着綢大褂，戴着墨晶眼鏡的中年人，從第一輛汽車跳下來，接着從另外一輛汽車上跳下幾個長得一模一樣的日本兵，肩閃射出刺目的強光。

一個日本兵，邁着短腿，跟在村長的後邊。村長親自在敲着鑼，一邊走一邊顫

動着聲音叫喊：

「鄉親們，皇……皇軍……發麵呵……」

胆子大一些的農民先走出草屋來。好久好久地，那些胆子小的農民們，也縮頭縮腦地走了出來。

「赫赫，喊咕，赫赫赫……」站在街坊上的短腿兵們招呼着，用手揮向停放着汽車的廣場，跳動着小鬍鬚，做出親善而類似猙獰的鬼臉。

農民們藏着一顆懼怕的心，遲慢地向廣場拖着笨重的身子。

戴墨晶眼鏡的那個中年人，露出一排金牙笑着，聳跳的臉肉一直連接到耳根，他一邊把細白的麵粉分給農民，時常用同一的音調對農民們宏朗地說着：

「每人分三斤。是這些皇軍們送給你們的呵！」說着，他把白嫩的手往站在四周的日本兵指點着。接着又：

「說句不虧的話，像咱這般身貴的人都對日本的天皇佩哩。你們吃了皇軍的糧食，可要好好順從囉……」

農民們用衣襟盛着稀有的細白麵粉回來了。有的胆怯地問着同伴：

「是啥意思呢？別麵裏邊攪有毒粉……」

「先給狗……」

在不得已時，農民們只有把心愛的生畜——狗，貓或雞，來作這可疑的賜物的試驗了。

當農民們的純樸的心，發覺到發麵粉的這回事，並沒有含著什麼毒意的時候，大家便互相歡慶起來……

每隔一天的黃昏，村子裏就有着這一幕分發麵粉的喜事。

從此，這小小的村莊恢復原有的快樂和安靜，農民們的黑臉膛上浮泛出歡

紅。皇軍們的笑聲更加响朗地到處飄蕩着，肩上的金星章燦燦地閃亮。

像一陣突起在曠野上的大旋風，旋飛起了石塊，沙土，枝葉……大地在昏濛中震撼着，抖蕩着……

事情就是行唐被游擊隊收復了，東長壽車站的米糧和彈藥被農民們焚燒一空。皇軍們在村莊裏暴躁地驅着馬，密佈着哨崗。

村長被金星肩章的短腿兵驅引到每一個草屋裏，後面還跟着那個戴墨晶眼鏡的中年人。短腿兵在草屋裏跳着咆哮，拔出鋒利的馬刀，威嚇着，比劃着，噠哩哇啦地在怪叫些什麼。這兇煞的樣子，把藏在門背和犄角裏的孩子們嚇得驚啼起來。

村長不知所措地搓揉着手，慌亂地抖擻着他的衰老的身子。他的皺黑的臉孔，流着紫色的血，血珠滴落到他的坎肩上……

拍！一個短腿兵用馬刀面擊打着村長，更加兇猛地暴跳着，高聲地怪叫，唾沫從血紅的大嘴裏飛噴出來。

戴着墨晶眼鏡的中年人，從後面走出來，抽搐着臉肉，咬着牙關恨聲恨氣說。「皇軍要你們的男人出去替他們打中國土匪！你家吃了皇軍的麵糧，就得聽皇軍的命令！懂得麼？中國地方多土匪，叫做什麼游擊隊。這次皇軍要用蛇制蛇，用虎制虎……」

不聽從的男人們被馬刀背敲打着，一個個地像畜牲般的被牽，草屋來。替日本兵趕築工事，挖戰壕，領着日本兵看守山崗和寨口……

每到夜間，短腿兵們掛着馬刀，用手電筒在每家的屋角裏，草堆邊，牛欄裏；搜尋着年青的姑娘和少婦。姑娘和少婦們像貓般的被抱走了，尖銳的哭號被夜風遺落在後邊；時而從兵營裏傳出來曠野的笑聲和淫樂的狂呼……

一個眼見着他的母親被一羣野獸抬走的孩子，踉蹌着瘦弱的身影跟到兵營邊，他的哀喊聲攪醒了守門的短腿兵。他像一隻乳狗般的被一隻硬靴踢到牆根邊，他的小腦袋沉重地碰擊着牆根的石塊，低低地呻吟起來。

「桂兒……桂兒……」

一種淒涼的呼喚，飄忽在夜風中。接着便有一個痠瘦着身子的老人，幽靈般的摸過牆根來。稀淡的月光灑落樹梢來，模糊地照着老人的白鬍子和蒼灰色的皺臉。老人靜靜地站在牆邊傾聽了一回，忽然像瘋了般的跑過去，從牆根下抱起他的孫兒來。

一個粗矮的身影奔過來，用槍托重重地敲打着老人的痠瘦的背部，怒聲地叱喝：

「滾，豬！」

泥屋子裏去。

老人抱着孫兒，忍着痛，帶跑帶跌地走進樹林後的一座用黃土築成的平頂一條堆滿了亂石的深溪，驚慌地叫了起來：

「哇哇，支那豬良心不好！」站在平房頂的兩個日本哨兵，望着平房底下

「不準，不準，支那豬在下面挖洞呵……噫，我倆武士……只有死……」

兩個日本兵從平房頂攀沿下來，拖出蹲在犄角裏的壯年農夫，跳着罵着：

「你們支那豬的良心不好！要你陪，陪……」

壯年農夫被迫着爬上了平房頂，陪着那兩個日本兵放哨。

迷濛的夜色從灶披間的泥窗漏進來，屋子裏起了一種沌濁的黯光。死寂的周間，飄忽來屋外樹叢下和田野裏的淒切的虫鳴，和那平房頂的馬靴雜沓聲……

桂兒緊挨在祖父的微溫的懷裏，幼小的心在輕輕地戰慄着。他的腦袋受了

撞傷，沁流下來的血，一直落到他的嘴角，他用顫動的小舌頭舐着鹹腥腥的血，發出微弱的呻吟。

祖父用骨峻峻的闊手，按着孫兒腦袋的傷口，無聲地啜泣起來。一顆衰老的心和着一顆幼小的心，互感到不幸的顫慄……

「桂兒，偎着爺爺的懷裏睏一下吧，別想媽呵，媽天亮就回來……」祖父悲沉地啞聲說，後半截話落進淒咽中了。

「天亮？媽不會回來啦！……」桂兒發出低微的尖音，像病夢者的囁語。他的早熟的心，已經感染到人世間最深層的悲哀……

忽然一下劃破靜夜的清脆的槍聲，從平房頂飛起，緊接着是一陣驚慌的怪叫。啞啞——啞啞——平房頂震响出沉重的馬靴聲，搖撼着屋子，土塊一塊一塊地從牆壁上掉下來，吵刺吵刺地响……

祖父和桂兒抖擻着一種不幸的預感深深地嚙食着他們的心。他們睜着腫黏黏的眼睛，無助地望着被夜色浴上一層灰白的泥窗。突然，隨着一聲驚呼，一個粗矮的黑影，從灰白的泥窗外掉落到屋下的亂石深溪裏去了，驚呼聲立即斷滅了。接上來的是平房頂的更加兇猛的角鬥聲，咆哮聲……

「嘎！」隨着一下沉重的低吼，兩個互抱着的黑影，一齊從房頂上摔下來，飛落到亂石深溪裏去。

「哦哦……你爸……」祖父使勁抱住桂兒，急忙地搬轉桂兒的頭來，把白鬚鬚貼到桂兒的臉上，低聲地哀喊起來。

這時，一陣驟激的槍聲從村莊外飛進來。像一陣狂風，整個村莊起了慌亂的騷動。來福槍的堅銳的炸裂聲，手槍的短促的拍拍聲，機關槍的噠啦噠啦的叫噪，戰馬的嘶鳴，馬刀的鏗然的响聲，海潮般的殺聲，馬蹄帶着慘叫遠去……震蕩着

夜空，大野，叢林……

當槍火把泥窗閃照得最紅，彈煙最濃地飄進屋子裏來的時候，一支勝利的號聲威嚴地在夜空裏飄揚……

東方飛起了血壯的紅霞，司令親自爬落亂石深溪裏去，把桂兒的爸爸——那死去的英雄抬上來，放在他的那匹高大的赤色戰馬上，踏過堆疊着閃着紅肩章的屍體，向叢林的那邊走去了——參加那光榮的祭禮……

x

x

x

陰雨夾着冷風，從陡峭的崖壁上奔瀉下來，像重疊的浪濤般的蕩落深壑的谷底。

帶着沉傷意味的雨水，打在峭壁上，流下來，急驟地沖激過谷底的亂石，亂石在谷流中翻滾着，永無休停地發出咕啞咕啞的响聲……

深壑的谷底密長着野林，野林中佈滿了荆棘和葛藤。冷風粗曠地吹打着枝桠，遠處有豺狼的長嗥聲，一隻梟鳥拍着淋濕的翅膀，哀叫地飛上峭壁去了。

黃沌沌的馬燈，在野林的叢密中隱閃着，微弱的光圈被暴急的兩點遮蒙了，只看見一片網般的迷離境界，搖蕩在隊伍的四周。谷底像無盡長地向前伸延着，十步外是漆黑的一片……隊伍在谷底拖沓着行進，谷流在腳底下沖激着。摸擦過野林，踏過絆脚的葛藤和荆棘，腿肚子被刺破了，流着血的傷口滲浸着冷凍的流水，陣陣地劇痛着。同志們寒戰着被雨水淋濕了的身軀，頂冒着冷風，彎着背向前爬行……

翻越在峭崖上的作着掩護線的前哨兵，攀沿着枝藤和岩塊，踩着荆棘爬進，他們時常用刺刀劈着棘叢，艱辛地探摸着，濕淋淋的軍衣被掛破了，兩隻腳，兩隻手，臉，都流着血……時而，他們把頭伸探出岩樹和凹壁，警戒着有沒有敵人來襲擊。

隊伍的後邊，盡是一輛輛滿載着黑麵，黃米和彈藥的兩輪大車，車輪艱難地輾滾過谷流的亂石，轟朗轟朗地响着……

一輛古老而笨重的大車前，一隻骨峻峻的老牛，在竭力地拉着車，喘出腥臭的粗氣。黃沌沌的馬燈在大車邊搖幌着。藉着黯弱的光影，可以看見一個瘦小的身影，和老牛並排的拉着繩，像一種幽咽的低嘆飄遊在風雨聲中。雨水從瘦小身影的長而亂的頭髮上流下來，陰風和着冷雨，把這可憐的瘦小身影，搖幌在亂石峻峻的谷流中。

昏迷的馬燈光中，老牛的兩隻凸出的血眼珠，疲勞而悲哀地望着它腳邊幌動着的瘦身影替它拉繩的小主人。老牛的後腿和屁股間，那骨露露的地方，沁流着一片腥紅的血水。每當它舉起沉重的後蹄的時候，那一片腥紅的血塊在馬燈下一顫一顫地。

「桂兒，桂兒……你歇歇吧，讓爺爺來拉一拉……」

在大車後邊，擊着長鞭趕車的年老祖父，走到孩子的跟前，把孩子背上的繩子換到自己的肩上，痠瘦着衰老的軀體爬行着。

「牛呵，你別貪懶，沒力也得用力拉呵……」祖父用哀顫着的聲音說。因為用力彎着背拉繩，他的白而長的鬍子，飄蕩在及膝的谷流中，黑皺的臉孔被谷流一的波浪和水珠跳打着。他張開沒牙的嘴巴粗嚕嚕地喘着氣。

小孩默默地退到大車的後邊，慄顫着被雨水淋濕的瘦弱身軀。

桂兒自他的爸爸和那兩個在平房頂放哨的日本兵，摔死在屋底下的亂石深溪裏後，他便和着他的祖父，帶着一條老牛和一輛兩輪大車參加到這游擊隊來。桂兒參加到兒童隊裏，而祖父便被司令派到運輸隊裏。每次行軍，桂兒都向司令請求他到這運輸隊裏來，幫着他的衰老的祖父趕車。

幾匹馬衝折過一片矮叢林，潑濺着水聲，向着谷底的黑暗的前方奔馳去了。立即，隱閃在煙霧般的夜雨中的馬燈，全被熄滅了。

漆黑的谷底激蕩着水流。風更兇猛地打折着叢林的枝桠。雨瀑從峭壁上飛瀉下來，沖落砂礫和石塊。高聳的野林梢，飛擊下閃電的強烈青光，耀射凸峻的峭大山壁，耀射出行進隊伍的一條黑線。緊接來的是震撼谷野的巨雷的轟聲……

同志們穿過黑暗的野林，揮着刺刀劈開棘叢和葛蔓爬進，時而漂浮在亂石滾動的谷流上，時而爬過岩頭壘壘的谷灣……疲乏的騾牛們在沉重的兩輪大車前掙扎着，跌跪着。有好幾隻騾和牛，在野林的亂岩邊倒下去了，低弱地叫過兩聲，便和着幾輛翻落在急激的谷流中的大車，靜靜地任水浪蕩打。

一匹弩馬踢着亂石，潑濺着水浪，向桂兒的大車前奔來：

「小同志，你充當斥候，到前面的谷口打探一下，火速回來……」是司令的

沉重而啞澀的聲音。

桂兒跳到彎着背拉繩的祖父的跟前：

「我去一會兒就回來。」

「去吧，快回來，當心哪……」祖父從沒牙的癢嘴巴發出顫抖的話聲。很快地，桂兒的灰色瘦影被濃黑的雨夜吞沒了。

千百個同志在一個谷灣裏停止待命。

已經是四更時分了，桂兒還沒有回來，司令的弩馬在隊伍的前前後後焦燥地跑着。司令仰頭望着野林梢的黑色天空，悲憤地輕聲嘆息着。

隊伍預備在天色未發白的五更前，悄悄地衝出谷口，企圖逃過這悲慘的死

滅……

不得已，司令命令隊伍迅速地向着谷口前進，在敵人未發覺之前衝出去。

隊伍得到這緊急進發的命令，拚命地向前爬滾着。衝撞過野林，踏過棘叢，攀跳過亂岩，大片的浪花跳打到臉孔上來。張開了喘氣的嘴巴，時常灌進水去，嘔的一聲吐出來。騾牛們在崎嶇的谷流中掙扎着，舉起被亂石碰傷的腿，竭力地搖擺着大車前進。

將近谷口的時候，突然谷崖的高處有一陣弩馬的嘶嘯，和疾聲的叫嚷。噠噠噠噠……

迷濛的雨網中，突然有幾挺機關槍在吐冒出火舌，向着谷底，岩石，叢林……地投射下來爆跳着，飛擊着……

機關槍隊的同志們，抱着兩挺機關槍伏倒在一堆亂岩後：

「呵，不行囉，子彈濕漲啦！」

接着這痛苦的呼喊，把大車上的幾箱用油布包細了的機關槍彈送過去。

于是，很快地，谷底的機關槍隨着一陣罵聲，向着岩頂反擊了，怒吼着：

噠噠噠噠……

同志們得着這有力的掩護，一齊往谷口飛衝去，掀起怒潮般的吶喊：

「嗚哇，衝呵，同志們！」

拖着沉重大車的那隻老牛，竭力地想把大車拉出谷口去，它的四蹄跪踢着，用力輾滾着車輪。拍！忽然一顆流彈打在旁邊彎着身子拉繩的老人的背上，老人低沉地慘叫了一聲，仆倒在輪轍下，疲頹的身子微微地抽搐着，紫腥的血從背上冒溢出來，順着流水漂到他的白而長的鬍子。邊睜着血紅的眼珠，停住脚步，靜靜地在谷流的亂石堆中蹲了下去，悲哀地守望着它的死去的老主人……

牛車上的病號

牛車在黃褐色的荒原上慢慢地滾動着，吱呀吱呀的車輪壓過荒原，劃出兩條彎曲的無盡長的轍痕，漸漸地隱沒在低窪和叢林的後邊。

大氣蒸騰在荒原上，像熱水般的沸跳着。黃褐色的大地，深綠色的叢林，開着白花的菜畦……隨着牛車的輾動，輕輕地在旋轉着。

天邊，靜靜地懸掛着幾朵白雲，初秋的太阳還伸吐出它那炙熱的紅舌。牛車在簸蕩着，從破爛的布蓬上，投下來陽光的白圈，照到病號們的灰白的臉孔上，那十幾雙佈滿了血絲的焦燥而困倦的眼睛，呆滯地望着遠方——冀求着快快地到達那綠蔭濃密的獲鹿縣大山脚。

可是，這遲笨的牛車纔爬過路程的六分之一……

牛車胆怯地爬下沙岸，涉渡過一條小河，牛蹄攪渾了河水，滾起一片黃沌沌

的流沙。牛貪戀着涼快，把汗淋淋的笨大身軀，故意落到水的深處走。它大口地喝了幾口水，翹起頭來痛快地低吼了一陣子。

隻木瓢丟落水裏，立即就被一隻顫動的黑手抓上牛車去了。

呵，大雁，不得喝涼水吶……」坐在牛車的最後邊的領隊叫了起來。

但是那個把全部身子靠在車緣邊的，禿頭深睛眊的傢伙，一味張開了黑嘴巴，大口地喝着木瓢裏的涼水。鼻孔咻咻地响着，胸脯急激地起伏着，好像他的整個心胸都給烈火燃燒了，正需要這一瓢涼水來澆滅心頭的燥熱與痛苦。大顆大顆的汗珠從他的禿頭上滾落到木瓢裏，然後和着涼水被灌進喉嚨裏去……

「嘎——」大雁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把木瓢一摔，啞聲地唱起來：

我好比離羣雁，

萬里孤飛……

「呸！鬼！你的雁婆婆給短腿狗吃去了！」黑虎擺着他那傷口復發的頭，不耐煩地罵了起來。

黑虎一邊拾起木瓢來，彎下身子到河裏盛了滿滿的一瓢水，張開嘴巴正預備喝個痛快，突然背後伸過來一個潤紅的女人的嘴唇，接着又有幾張紫黑色的嘴巴，向木瓢圍攏過來。

「哇哇……」誰先爭喝起來，匹帕——木瓢裏滿滿的水全潑倒在黑虎的身上。

拍！黑虎把木瓢重重地打在大雁的禿頭上，憤怒地吼叫了一聲。

「怎麼是我嗎！」大雁受委屈的圓睜着兩隻眼睛，一手摸着痛刺刺的禿頭，一手指着坐在黑虎背後的一個女同志。

「你這隻騷狗！」黑虎憤憤地回轉頭去罵了一聲。

「燒狗？我肚子餓了，正想吃一塊燒狗肉哩……」大雁忘掉剛才的委屈，怪聲怪氣地叫。

「你吃，你吃？」那個女同志從黑虎的身後擠過來，把整個身子用力投到大雁的身上。

「不敢吃，不敢吃……」大雁兩臂抱護着胸部，裂開大嘴巴傻里傻氣地笑了起來。

桂兒坐在車轆上，用熟練的手勢趕着牛車。當他把牛趕上小河沙岸的時候，他回轉頭來靜靜地望着牛車裏的同志們黑裏帶紅的小臉頰泛起輕微的笑……

「你不認識我麼，幹啥儘盯着我默笑？」女同志帶點不好意思地說。接着又：

「小同志，告訴你的姐姐吧，你是怎樣逃出鬼子的毒手……」

「我麼？……」桂兒驕傲地把小嘴巴一叟地說：

「司令叫我到谷口打探有啥動靜。媽媽呀，我躲進一棵生長在岩壁後的大樹背，望見一堆黑影在架設機關槍……：我像兔子般的拔腿就往後飛跑，拍落——見鬼，我絆着了一條大樹根，身子貼貼實實地跌在一塊大石上！媽媽呀，我的牙齒都碰落啦！……：突然那條大樹根站起來了，猛地向我身上撲來——是一個鬼子兵！唉呀，他一手把我從地上抓起來，呱呱呱呱地叫着。呵，想起了，我也呱呱啦啦學着叫了起來，用手拍着胸，指着遠處的一個大坑谷……：他跟着我向着坑谷走了。呵哈，我真鬼哩，我裝着害怕……：他把刺刀給了我劈開棘兒，他自己把槍掖在腋下……：走近坑谷邊了，他鬼疑地站住了，伸出指頭來問我。我不知道他是問下面有多少人呢，還是問我幾歲了，我伸出九隻手指，他伸了伸舌頭……：我用手指劃着，叫他趕快把手電筒熄滅——就在這一刻，我猛地把刺刀劈向他的身上，一聲慘叫，我被一種重重的傢伙壓倒了，一直往坑谷的棘叢滾下去，忽然我的身

子給一叢矮樹擋掛住了，只聽見坑谷底下發出一聲咕咚我便拼命地從半谷裏爬上來，呵呵，我就像野狐像兔子般的冒着大風雨的黑夜逃跑啦……」

突然桂兒沉默了下來，他的稀淡的眉峯，緊緊地鬱結在一起。任小身軀跳簸在車轆上。從他亂髮披垂的眼窩邊，可以看見兩條淚流靜靜地爬了下來。他的創痛的小心靈，在想念着他的已死的祖父麼？——那個白髮蒼蒼和霧的老人，在想念着他的那隻疲瘦得可憐的老牛，抑或在悲憶着他的掉進亂石深溪的父親，和那不知生死的母親……他用瘦黑的手扭絞着牛鞭，抽搐着狹窄的兩肩，悲哀地低聲啜泣起來……

「哎喲！小同志，你怎麼哭啦？」

女同志爬到車口來，雙手把桂兒從車轆上抱進車裏。她用油污的衣袖擦乾桂兒的眼淚，用柔軟的長髮撫拂着桂兒的臉頰。她像母親般的溫柔撫慰着桂兒。

這樣，把桂兒蘊藏在深心裏的悲哀全都挑引了出來，他把整個身子投進女同志的懷裏，兩隻戰慄的手緊緊地抱住女同志的腰，讓熱滾滾的淚珠儘情地沾濕女同志長而柔軟的頭髮。——這不幸的小心靈，再也扼制不住像噴泉般的悲哀了……

牛兒貪懶而又乖覺地把車停放在一棵古槐樹下。大家都浸進沉默的悲哀中，各人憶想起各人的不幸身世。女同志的紅溜溜的眼睛突然滾落兩滴淚珠，她驚覺地抬起頭來，望着灼熱的荒原的遠方。

荒原靜靜地坦露着黃褐色的胸膛，仍然冒着帶着沙塵的鬱熱的氣息。荒原遠處的，掛着紅熟的菜實的野棗林的那一邊，顯出幾窪靜水，被西斜的陽光照射着，像誰滴落下來的大眼淚……

「唉，我偏吃得光光的，讓我明天餓死好了……」黑虎用手按住餓癢的肚子，賭氣地哀聲叫了起來，把當作兩天給養的三個黑饅饅，從軍衣袋裏都掏出

來，吐着黃色的唾沫，狠命地嚼了起來。

「唉，黑虎同志，你就愛憑這股性兒，也不瞧瞧這是個啥子樣地方，石頭都會把水喝光呵……咱們游擊隊窮，沒啥給養。你把兩天的東西一天就吃光了，明天怎麼辦哪……」領隊的在牛車後邊微微地挪動着身子，像呻吟一樣的說。

桂兒掛着黑巴巴的淚痕，偷偷地離開女同志的胸懷，爬到車轅上，默默地揮着長鞭……

牛兒拉着笨重的車，流着腥臭的汗珠，重新拖着疲倦的蹄兒，慢慢地向前走。牛車繼續顛簸了三十幾里地遠，已經是二更多時分了。

這可咀咒的海般闊的荒原，從每粒砂礫中蒸冒起熱氣，把整個牛車鬱塞得悶燥燥的。月亮從雲層裏透漏下來迷離的白輝，星羣稀疎地隱閃。青光，像孤兒的眼睛，羞懼地窺望着大地。一片黑黢黢的東西，慢慢地跟着車輪的輾動逝沒在

後邊，那也許是一個沙堆，一片叢林，一畝高粱田……

黑虎把軍衣的釦子解開，坦露出毛茸茸的黑胸膛，打着悶雷般的鼾聲，沉醉地睡過去了，任身子被同伴的腿架着，隨着車輪左右輕輕地擺蕩。

大雁剛把兩個黑饅饅吃完，喉嚨像火燒般的難受，他 賴子伸出車轆邊，希望能找到一點水喝，可是這無限遼闊的荒原，一直在蒸冒着熱氣。他失望地搖搖頭，把賴子縮回來，把心裏頭的痛苦儘情地衝擊出熱刺刺的喉嚨，啞聲地唱着他的老調子：

我好比離羣雁，

萬里孤飛……

桂兒睡意朦朧地在車轆上點着垂沉的頭，忽然上身往下一墜，一手握住了車欄的把手，他驚惶地睜開濕黏黏的眼睛來。

「小同志，坐進來吧，讓牛兒自己順着路走吧。」女同志雙手把桂兒從車轆上抱進來，把桂兒的小腦袋靠在她的大腿上。她側着身子向車外挪了挪，接過桂兒手裏的牛鞭：

「睜一睜吧，小弟弟，讓姐姐來趕一程……」

她揮着鞭影，把眼睛望着迷糊而淒涼的荒原，靜聽着牛兒的喘息，和車輪輾壓過砂礫的唼唼聲。

她輕微而又細脆地唱着一隻哀婉的歌，歌聲像柔絲般的飄在夜空裏，靜靜地落在荒原的遠方：

月娘，你終夜淚汪汪，

把嫩白的臉蛋兒雲邊藏……

戰士呵，懦郎，

我把一朵紅花插在你的墳頭上，

讓人們知道你戰死的榮光，

世上還有你可憐的情娘……

三更過後，這神怪的荒源突然寒涼起來。熱氣消散得迅速而無蹤影，每個沙坵，每個窪地，每顆石礫，都冒溢着森涼的夜氣。夜，愈來愈寒，人們起了一陣冷戰，牛車裏的伙伴們有的被凍醒了，披着軍衣坐起來，帶着濃痰堵塞喉嚨的濁音罵道：

「是啥子鬼地方呵！」

坐在車門口搖着鞭影趕車的女同志，把自己的衣裳替桂兒蓋上了——桂兒在夢中低聲地哀泣着，微微地抽搐着身子。

女同志向着朦朧月色的天心，長長地嘆了口氣。

嘩啦！嘩啦啦！

忽然一陣驟急的槍聲在荒原的不遠處飛起。朦朧中，看見好些黑點在蠕動。全牛車慌亂了起來，大雁大聲地驚呼着，牛兒嚇得把大車拉進一個沙窪裏。黑虎從夢中驚醒起來，他把身子擠近到車轅邊，一手抓住了一個正在裝子彈的同志的來福槍，怒喝道：

「滾開，沒有眼睛的狗！」

接着黑虎把右手的食指攔進嘴裏，打了一個長的嘹亮的唿哨。然後高聲地呼喊着：

「麥花露！……麥花露！……」〔註〕

隨着這呼嘯，槍聲停息了。在稀淡的月色下，黑點漸漸地擴大了，向着這沙窪圍攏過來。

（註）同是在夜裏流蕩的人。

一個龐大的身影最先跳進沙窪來，端着槍大聲發問：

「你們是在「山」在「田」？」

「也不在「山」，也不在「田」。』黑虎從容地亮聲回答。

突然那個龐大的身影揮着槍，往沙窪外跳幾步。

「滾滾，大哥，別放槍，別放槍！你聽我說一聲，我們是游擊隊的病號呵……」

黑虎着急得抖跳着身子，兩隻粗大的胳膊連連地空中擺動着。

「哪一部？」

「孫——」

「哼！」那個龐大的身影動了動，不信任地哼了一聲。接着：

「有沒有會頭？」

「有。」

「誰！」

「朱司令！」

立即，那個龐大的身影地槍往肩上一掛：

「小弟向諸位作揖啦！……險些兒錯打了自家人。……」接着他扭轉身子去，張兩張臂向沙窪上招呼：

「伙伴們，是自家人哪！……那裏是鬼子兵，你們的眼睛長在媽屍裏啦！」很快地從沙窪上跳下來二三十個人影，藉着迷朦的月光，可以看見那些人影中有半數視動着紅纓槍。

「諸位辛苦啦，帶病還要趕夜路。且到俺們的村子裏歇歇吧。……」

衆人們懇切地叫喊起來，一個個地走近牛車來，十幾隻手一齊拉着纜繩，走上沙窪，向着荒原的遠處前進。牛兒輕鬆地低吼了一聲，搖着尾巴在前邊走。

「呵哈！」大雁高興得叫起來，笑瞇了眼睛，望着跟在牛車後的一堆擺動的
黑影。

牛車輾過一片黑黢黢的林子，慢慢地走進了村坊。

在一座古場的廟宇前，一盞風燈吐出黯黃的微光。幾個頑皮的孩子在廟場
上跳着叫嚷：

「來啦，捉來啦！準是鬼子，活剝皮囉……」

「小鬼們，滾回去！叫你媽趕快燒茶！」一個壯年農夫用手裏的紅纒槍柄敲
打着孩子們。

「嘖嘖……」孩子們飛快地跑了開去，細小的黑影，在古場的廟牆邊一閃，
不見了。

牛車吱吱地輾過村坊，來到一座大草屋前，停住了。

「弟兄們，進去歇歇吧，一會兒就送茶水來。」那個龐大身影的農夫，從肩上摘下槍來，順手把簷下的一捆乾草丟給牛兒後，轉身走了。

黑虎第一個從牛車上跳下來，打了一個懶腰。女同志把桂兒抱下車來，輕輕地在桂兒的頰上吻了一下。接着大雁和其他的同志們都陸續從牛車上翻下來，被一個提着馬燈的青年農夫引進大草屋去。

同志們散坐在相對的兩個大土炕上，有的用手拍着暈沉沉的頭。

大雁禿頭一棍一棍地，從這邊的土炕走到那邊的土炕，在黑虎的肩膀上輕輕地拍了兩下，伸出大姆指：

「黑虎，真有你的！要不是你呵，我們全都吃不消！」

「去你的傻雁孤飛吧！」黑虎厭煩地叫起來。

草屋裏起了一陣輕微的笑聲。

屋外傳進來一陣亂嘈嘈的說話聲，和着火把的亮光，雜沓的腳步聲，慢慢靠近了。

不一會兒，一大羣人擠進草屋裏來。帶頭那個龐大的健壯農夫，用腳把火把踩滅了。後面緊跟着好些農夫，婦人和孩子，兩隻熱騰騰的木桶放在屋子的中央。兩個婦人用勺子把桶裏的小米粥盛進粗碗裏，幾個小孩爭着把盛滿香噴噴小米粥的粗碗，端送到同志們的面前。

「弟兄們，吃小米粥呵，把肚子填飽了再說。」那個健碩的農夫在屋子裏旋轉着身子，高聲地打着招呼。

同志們從孩子們的手裏接過了碗筷，張開大嘴巴呼嚕呼嚕地喝起小米粥來。飢火把他們迫成像餓獸般的，也不顧熱燙，流着眼淚喝着小米粥。最不中看的，就是大腦瓜光禿禿的大雁，連筷子都沒有接過來，就用手指攪在碗裏大口的喝。

起來，兩條燙迫出來的淚水，一直流到嘴角邊。

「那是一個姑娘麼？」一個老太婆眯着昏花的眼睛，望着坐在炕角裏的女同志。

「是，老太太。」女同志抬起頭來，用手梳了梳長髮，清亮地回答。

「怎麼姑娘也出來打仗嗎……」老太婆驚訝地跳動着滿是皺紋的額門，把身子輕輕地往前移了移。

孩子們好奇地都聚攏到炕邊來，唾着小舌頭呆望着。

「小兵，小兵！」一個孩子一眼看見桂兒，驚喜地跳着叫嚷。

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走近來問着桂兒：

「你能放槍嗎？」

「怎麼不能俺？一隻手拿一支槍，日本飛機都怕俺哪……」桂兒驕傲地翻

起頭來，兩隻眼睛閃着光。

孩子們吐出舌頭，驚佩而又羨慕地望着桂兒。

「你小嘴巴吹大牛皮哈哈……」大雁把碗往炕邊一擱，俏皮地對桂兒打起哈哈來。

「吹大雁皮把大雁的光頭吹大了，送給司令當夜壺……」說着，桂兒往女同志的那邊爬。

大雁發出沒奈何的傻笑。

「這小兵是你的弟弟嗎？」原先的那個老太婆，指着桂兒問女同志。

「就算是我的弟弟吧。他媽給鬼子啦走拉，他爸爸和爺爺都給鬼子害死啦！」

……女同志咽聲地說，一邊撫摸着桂兒的凌亂的頭髮。

「呵……」老太婆默默地望着桂兒，兩滴悲哀的老淚滾動在深凹的眼眶裏。

「大家睏覺去吧，讓客人歇歇好趕路。」一個老農夫說後，往屋外移着步子。男人們先走了，母親們硬拉着貪玩的孩子們，也陸續地離開屋子。

草屋裏靜悄悄的，在一盞黃弱的棉子油燈的光照中，同志們橫亂着身子躺在兩個土炕上，插着鼾音沉沉地睡去了。

雞叫了，東方漸漸地發白。

「起來，死豬！」領隊的用拳頭插着大雁的屁股，叫嚷着，

「唔唔唔……」大雁微睜開兩隻貪睡的紅溜溜的眼睛：

「在這裏再住他一天吧，吃的喝的人家都給。」

「放你娘的屁，起來！」黑虎使勁把大雁拉下土炕來。

「再住些時吧，把病養好了才走。」農民們懇切地挽留著同志們。

「不行呀，司令叫我們今天就得趕到獲鹿，慢啦隊伍走啦就只好辦啊！……」

「小朋友們，回去囉。告訴你們的爸媽，等到趕走了鬼子，我們還要到村子來着你們哩……」女同志的聲音被牛車蕩簸得有點顫抖。

桂兒把瘦黑的手在空中搖擺着，望着那羣漸漸落在後邊的小朋友們，他的深凹的眼眶裏含蓄着兩泡淚水……

午汲的高原

白色的雲片凝靜地停掛在湛藍的太行山巔，那蜿蜒的無盡長的山脚，抹過一脈輕淡的青煙，在青煙的蒙罩中，隱約地現出稠密的梨木林和柿子林。

田原一級一級的往上疊擁，一直疊擁到那遠處的太行山脚，形成這奇特而壯美的高原地帶。麥子收割後的台田，長滿了紅的藍的野花，一望都是茵茸茸的

謝謝你們哪……」正在料理着牛車的女同志對農民高聲地說。

一個青年農夫趕來了另一輛牛車。青年農夫在空中揮着鞭子：

「在這大熱天裏，十幾個人坐一輛牛車，可真要悶死呀！讓我送你們到獲鹿去吧。」

「不敢當，不敢當！」同志們齊聲叫起來。

「有啥子關係呢，反正俺在家裏歇着也沒事幹。」青年農夫強着要同志們坐他的牛車。

於是兩輛牛車，一齊輾動了，穿過在晨光中匍伏的村坊，草舍，一直向着大野走去。

孩子們貪戀地跟在牛車後邊，跟過了叢林，跟過了菜畦，跟過了沙坵，跟出了

大野……

紅藍色調，在台田的下邊，那暗綠色的谷野上，閃耀着武安城的牆堞，一條銀白色的小河在城旁飄瀉過，像一個銅盔旁邊擺着一支劍……

太陽已經中天了，初秋的陽光還吐出最大的熱力，逼射着這高原地帶。

山坡上的村子裏，從那濃蔭密佈的樹林後，發出一陣陣女子的笑嘻聲，接着便有三個一羣五個一羣的村婦和鄉姑們，飄着黃的紫的頭巾，從樹林的綠蔭裏跳出來，手裏提着水桶，一直往山坡下跑着跳着，到那山坡下的一個谷地的古井去汲水。

經過一陣清幽而細脆的轆轤聲後，便有幾個村婦或鄉姑，從谷地裏爬上山坡來，粉紅的臉上滲流出細點的汗珠，帶着美婉的笑聲，在林木的綠蔭邊一閃不見了。

這裏有着一個古美的傳奇，從遼遠的祖代就流傳下來了：一條千年的老龍，

隱藏在谷地的古井深處，每當太陽直照到古井的中午，老龍便吐一次涎。山坡上村子裏的少婦和姑娘們，都乘着這個中午時分，趕到谷地裏來汲水。這龍涎養育了祖代，和養育着現在村子裏的居民們。你看，村子裏的男人們都這樣的健壯，女人們都這樣的美麗……

隊伍到達這高原地帶已經有一星期了。這裏留下幾百個突擊隊員，其他的同志都跟着輕騎隊翻進太行山，到那峯巒重疊的山城涉縣去了。

一星期前，大隊從邯鄲起程，從崎嶇的山道，越過了無數石嶺和渡過了無數谷流。在熱燥的天氣下趕了兩整天路，病號們貪婪地沿途拾着從梨樹上掉下來的爛梨吃。司令說過：一路上的菓樹就是這裏農民們的生命，任誰都不許採摘。這樣，同志們都乾着喉嚨，苦苦地趕路，只有走在隊伍後邊的病號們，憑着他們是掛病，一路拾着爛梨吃。把個領隊的副官，氣得冒着大粒大粒汗珠一路暴跳着怒

罵：

「你們這些黑屁股眼的，報告司令，叫他敲斷你們的狗腿！」

「你哇啦哇啦的吠個啥？掉在地上的梨子都不叫吃，誰還願跟你打哈哈！……」

……一個光着上半截身子的同志反罵着。

幾百個突擊隊員，住在山坡上村子裏的一座大破廟堂裏。病號們住在一條街上的一間驛馬店裏。

這高原，白天熱得像火燒；一到夜深，却又可怕的寒冷起來。農民們把幾十條被子拿到驛馬店來給病號們蓋。

「被子分不出多少來，這幾十條只夠你們這些有病的老總蓋。」

農民們質樸的心燃燒着熱情：他們把家裏的被子盡可能的拿出來，讓自己的妻跟女兒睡，讓男孩跟祖母睡，湊出些被子來給掛病號的同志們用。

每天清早，太陽剛從東方露臉，村子裏的姑娘們都爭先到驛馬店裏來，靈巧羞怯的姿態要一些髒衣裳拿去洗。黃昏來了，同志們都到溪邊的林子裏去散步，那些姑娘便會把洗好的衣裳，雙手放在你的跟前，帶着笑聲跳了開去。她們靈巧的眼睛，認得出這件或那件衣裳的主人是那一個……

來領衣裳洗的姑娘們的嬌笑聲，把屋子裏的同志們都鬧醒了，大家急急忙忙的穿着褲子，雙手搓揉着惺忪的眼睛，好來辨認那一個姑娘是常洗自己的衣裳的。

只有大雁還露出他那半個禿頭，呼嚕呼嚕地貪睡着。

「來！同志們。」黑虎作着手勢做了個鬼臉，第一個把被子蓋到大雁的身上
去。

接着其他的二三十個同志，也把被子一條一條地蓋了上去，不一刻，大土炕

上高高地突起一個大被堆。

黑虎把屋角裏的幾條板凳也扛了，出來忍着笑把板凳往被堆上放。

「唔，唔……」隨着這悶窒的哼聲，高高突起的被堆慢慢地動了起來，被堆上的板凳也動了，噹噹噹，板凳從被堆上掉到土坑下。

「哎喲！哎喲！屋倒壓死啦，救命呀……」從被底下滾動着一個像金絲瓜的光禿禿的頭，掙扎着，翻滾着……

「哈哈……」同志們忍不住笑了起來。

大雁把光禿禿的腦瓜伸出來，像狗般的從沉重的被堆裏爬出來，睜大了眼珠望屋子，氣悶地搔着光禿禿的腦瓜，傻里傻氣地：

「噫，我還以為是屋子倒了哩……」

「哈哈哈哈哈……」同志們拍着手，跳着狂笑起來，就是連來領衣裳洗的

姑娘們也忘掉了羞怯縱聲地笑着……

太陽沉落到太行山背，峯頭上吐冒出一片金紅的霞彩，把湛藍的山嶺塗上一層紫輝。

吃過了驛馬店主人做的黑湯麵後，同志們又成羣地走到山坡邊的樹林裏散步去了。

林下小溪淙淙地刷打着細石，帶着一種嬉笑聲流下遠處的台田，那台田裏的紅的藍的野花，在晚風中微微地蕩跳着。

姑娘們收起那些曝曬在小溪的沙岸上的衣裳，一件件的細心摺疊好了，然後抱在懷裏爬上沙岸，走進樹林裏來。

姑娘們在分送着衣裳，微笑地把那一件衣裳該分送給誰：

「這件是你的，滿衣汗斑都給洗乾淨了。」

一個裹着粉黃頭巾的姑娘，把一件染有血迹的上衣，雙手交還給黑虎，一邊望着黑虎受了傷而已逐漸痊癒的額門，溫柔地詢問：

「你衣裳上的血不少呵，在什麼地方打的仗？」

「行唐。」

「『銀塘』……」姑娘閃着長睫毛的黑溜溜的大眼睛，困惑地隨聲地說。

「是哪，在石家莊那邊。嘿，我一手還搶了鬼子的四隻又高又大的馬……」

「黑虎用一根樹枝打着他的破裂的皮靴：

「這雙靴兒呀還是鬼子頭目的哩！」

「哦！」姑娘驚異地望着黑虎的被長髮和鬍子纏結了的黑臉膛。

「你儘望着我幹啥？姑娘你來……」黑虎伸出結實的右胳膊，想拉住對方。

「嘻嘻，不！」那個粉黃頭巾的姑娘，像一隻小鳥般的飛了開去。

「你怕啥呀？我要給你洗衣裳的錢哩。」

「洗衣裳不要錢呵！」

「那我就唱隻歌兒給你聽吧。」

「唱吧，我坐在這兒聽。」姑娘遠遠地坐在一株柿子樹的樹根上。

「不唱啦，你不跟我在一塊……」黑虎含有深意地笑了笑。

太行山的峯頭黯淡了，暮靄從山谷裏爬出來，漸漸地漫蕩在斜坡上，叢林邊，
台田裏……

同志們帶着一顆歡欣的心走出樹林，拖着步子慢慢地爬上山坡，往村街那邊走去。

x
x
太行山浴在晨光中，輕淡的乳白色的霧遊蕩在山麓，林野……

一支騎隊轉過那不遠的山坳來，馬蹄敲擊着亂石，向這山坡衝下來。可以望見那十幾個騎者的背上，跳動着馬槍的尖頭。

騎隊很快地就走進村子來，漸漸地可以辨認出帶頭的那一個騎者，飄動着垂及胸部的白髯，戴着一頂翹起大涼帽，神采英武地在馬背上一抖一抖地起落着。

走到村街的一間茶館前，老人從馬背上翻下來，一邊把他的紫花騾縛在門前的一棵槐樹上，一邊對着跟在他後邊的同伴們說：

「你們先到武安城去吧，告他們我隨後就來。」

老人用手捋着白髯走進茶館來。他把闊邊的大涼帽脫下，露出粗硬的白鬚，和滿是摺紋的倔強的寬額，兩隻鷹般的眼睛閃閃射着光，他那赤銅色的方臉，顯出英武的神采。他像一頭雄獅般的邁着堅定的步伐。

戴着鋼盔的，打從這裏經過，要到邯鄲去的幾個友軍軍官，聚坐在一張大方桌邊喝茶。其中一個高大身材的軍官，一看見老人進到茶館裏來，突然站起來，向着其他的軍官叫：

「起立，敬禮！」

軍官們一齊驚恭地站起來，把右手掌舉到鋼盔的下邊，向走進來的老人打了個軍禮。

老人含笑地點了點頭。

「噫，這位老英雄就是河北河南兩省紅槍會的總領頭！」那個高大身材的軍官低聲地說。

軍官們都用驚訝而尊敬的眼光望着老人。

老人巍然地坐在一張圓桌邊。經過一長段馬匹的奔馳，灰色的大褂蒙上一

層塵土，寬額上滲出微微的汗珠。他用闊邊涼帽慢慢地搨着風。

茶館主人肩上搭着一條毛巾，慌忙走到老人的桌前去：

「呵，朱司令，早呀！打從哪裏來的？……喝「雲片」還是「雨前」？……」

「昨天夜裏打四更就從涉縣山裏出來。嚶，老信，咱不喝什麼巧玩兒，泡一大碗「山裏紅」來吧。……」老人說話的聲音是這這的宏亮，這樣的直爽。

「呵，朱司令！」坐在犄角裏的黑虎，桂兒和其他的幾個同志，叫着跑了過來，圍坐在老人的圓桌邊。

「好呵，同志們！」老人抖動着白髯，笑着招呼。

桂兒抓着一隻碗兒喝着茶，一忽兒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把兩隻腳爬上了凳子，從圓桌這邊，把亂髮蓬蓬的腦瓜伸過去，哇啦哇啦地說起來：

「記得啦。朱司令，好險呵，在那一次我們坐牛車到獲鹿的夜裏，老百姓們放

槍啦！……唔，好在我們的黑虎哥，「麥花露」，「麥花露」的嚷起來，老百姓們才不放槍啦，把我們帶進村子睡了一覺，喝小米粥……」

「不，小鬼，你說漏啦！老百姓們問我認得誰？我說認得朱司令呵哈，他們就好好待我們啦……」黑虎說一句就拍一下桌子，滾轉着他那圓溜溜的吊眼。

哈哈……」老人豪爽地笑着，一手摸撫着桂兒的亂髮蓬蓬的腦瓜，一手拍着黑虎的寬厚的肩膀。

「朱司令呀，你告我，你又不是一隻老虎，老百姓怎麼敬畏你呢？」另外一個同志嘎聲地說。

「你這個人真是！我才是一隻老虎。你瞧，朱司令可是一隻大雄獅呀……」黑虎高聲的喊起來。

「哈哈哈哈哈……」整個茶館裏充溢着放浪的笑聲。

茶館主人把一大碗「山裏紅」端上來了，老人靜靜地喝着。他閃着明亮的眼睛，望了望門外的湛藍的雄偉山嶺，跳動着他那銀白色的濃眉，用慢沉沉的聲音，像講述遠古的奇傳般的說着他的過往的事蹟：

當他年青的時候，他能騎兩匹弩馬，這匹馬負累了，就跳到那匹馬上去，一天能長跑四百里。……他用一支銀鬚槍走遍了黃河北幾省。……有一次，爲了搶救一個被活埋的年青寡婦，他和十個勇猛的會頭，躍馬搏鬥于山野間。在半個時辰內，十個勇猛的會頭陸續倒進深谷裏去了！從此，他的威名大震。每當他騎馬飛躍于黃河邊，連黃河浪濤的吼聲都低瘖了！……

「同志們，你們瞧，山那邊是涉縣，山這邊是武安，我正要把這兩個地方的十幾二十萬支紅槍，一手揮起來！跟鬼子血拼一場！……哈哈，太行山是多麼美麗呵！……」老人閃着銳利的眼瞳，把粗凸的手往門外的山嶺一指。

同志們靜肅着，像有所思地凝望着那遠處的湛藍的太行山脈……

三十個手執紅纓槍的壯年農民，走近茶館的門邊來，雙手一齊舉起紅纓槍行了個至敬禮。其中一個領頭的農民恭聲地說：

「朱司令，武安有請！」

「好，同志們，再見囉！」老人跳出茶館，解開紫花騾，一翻身躍上馬背，撲起一斤黃塵，飛般的朝武安的路上奔馳去了。